

教育部新课标指定必读书
名师点拨扫除阅读障碍
附赠《四大名著拿分手册》

东北师大附中名师 孙立权 主编

《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学生学习版】

【明】施耐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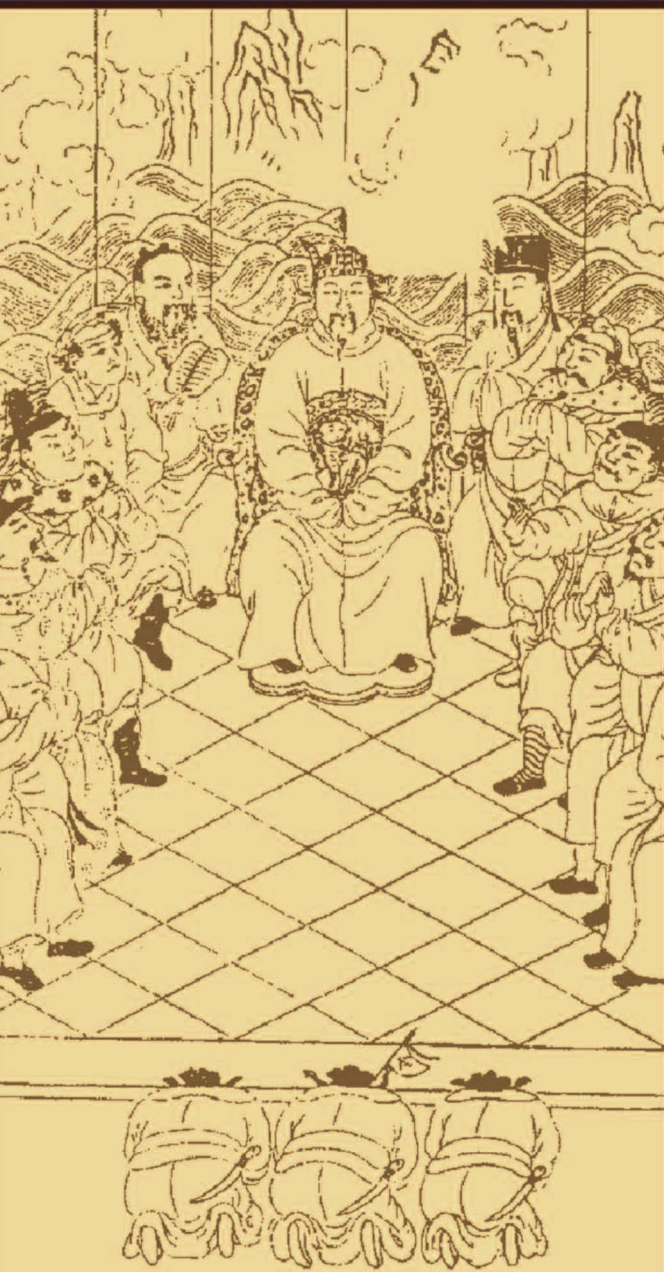
水浒传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新课标指定必读书 名师点拨扫除阅读障碍

附赠《四大名著拿分手册》

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学生学习版】

东北师大附中名师孙立权主编

水浒传

【明】施耐庵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水浒传 / (明)施耐庵.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0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
ISBN 978-7-5463-4411-9

I. ①水… II. ①施…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7661号

水 浒 传
SHUIHUZHUAN

原 著: (明)施耐庵
丛书主编: 孙立权
责任编辑: 耿 宏 孟祥北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社科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 0431-86012753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510千字
印 张: 24.75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4411-9
定 价: 198.00元 (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第 一 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001
第 二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003
第 三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007
第 四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010
第 五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014
第 六 回	九纹龙翦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017
第 七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020
第 八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023
第 九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025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侯火烧草料场	028
第 十 一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031
第 十 二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033
第 十 三 回	青面兽北京斗武 急先锋东郭争功	035
第 十 四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037
第 十 五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040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042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045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048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火并 晁盖梁山小聚义	050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053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056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059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061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064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070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072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075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震平安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077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080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082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085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087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091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094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097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100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103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展浪里白条	106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110

第 四 十 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 · · · ·	114
第 四 十 一 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 · · · ·	116
第 四 十 二 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 · · · ·	120
第 四 十 三 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 · · · ·	122
第 四 十 四 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 · · · ·	127
第 四 十 五 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 · · · ·	130
第 四 十 六 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 · · · ·	134
第 四 十 七 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 · · · ·	137
第 四 十 八 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 · · · ·	141
第 四 十 九 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 · · · ·	143
第 五 十 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 · · · ·	146
第 五 十 一 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 · · · ·	150
第 五 十 二 回	李逵打死殷天赐 柴进失陷高唐州	· · · · ·	153
第 五 十 三 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 · · · ·	156
第 五 十 四 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 · · · ·	158
第 五 十 五 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 · · · ·	161
第 五 十 六 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 · · · ·	164
第 五 十 七 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 · · · ·	167
第 五 十 八 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 · · · ·	170
第 五 十 九 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 · · · ·	173
第 六 十 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 · · · ·	176
第 六 十 一 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 · · · ·	180
第 六 十 二 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 · · · ·	185
第 六 十 三 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 · · · ·	189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192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194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197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200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203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207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209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坐次	211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进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215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218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221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225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228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230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233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236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240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244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247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250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253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255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258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261

第 八 十 八 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264
第 八 十 九 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267
第 九 十 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269
第 九 十 一 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272
第 九 十 二 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276
第 九 十 三 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279
第 九 十 四 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282
第 九 十 五 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286
第 九 十 六 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289
第 九 十 七 回	陈观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292
第 九 十 九 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鵒梨	294
第 九 十 九 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298
第 一 百 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观宋江同奏捷	302
第 一 百 零 一 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304
第 一 百 零 二 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307
第 一 百 零 三 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309
第 一 百 零 四 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312
第 一 百 零 五 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315
第 一 百 零 六 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318
第 一 百 零 七 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321
第 一 百 零 八 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324
第 一 百 零 九 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329
第 一 百 一 十 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333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336

第一百一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 · · · ·	339
第一百一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 · · · ·	342
第一百一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回神	· · · · ·	346
第一百一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 · · · ·	350
第一百一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 · · · ·	354
第一百一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 · · · ·	357
第一百一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 · · · ·	360
第一百一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 · · · ·	364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 · · · ·	368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大宋仁宗天子的时候，一天，在朝堂上，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禀奏：“现在京城里瘟疫盛行，损伤了很多军民。请陛下赦罪宽恩，救济万民。”天子听了，急忙命令翰林院立刻传下诏书：一面赦免罪犯，减免赋税；一面命令在京城道观寺院，举办法事，祈祷消灾。不料瘟疫反而更加厉害，仁宗天子只好再次召集百官商议。参知政事范仲淹禀奏：“可以宣请道教张天师急速进京，举行法事，消除这个灾祸。”仁宗天子准奏，即刻命太尉洪信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天师张真人。

洪信领了圣旨，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城迎接，随即派人通知龙虎山上的众道人，准备接诏。第二天，众官员送太尉来到龙虎山下。从住持真人到道童侍从，迎接洪太尉到了三清殿上，请出诏书居中供奉。洪太尉问监宫真人：“张天师现在哪里？”住持真人说：“这代祖师号称虚靖天师，性情清高，不喜欢迎来送往，在龙虎山顶建了一所茅庵，在那里修身养性，因此不住在本宫里。”太尉问：“怎样才能够见到他？”真人回答：“天子要救万民，太尉须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不带从人，自己背上诏书，步行上山，叩请天师，也许可以见到。”太尉便说：“既然如此，依你所说，明天一早上山。”当晚各自休息。

第二天五更时，众道士请太尉起来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了一双麻鞋，吃了素斋，众人送到后山，给洪太尉指了上山的路。太尉告别了众人，口中念诵着天尊宝号，快步走上山来。走过了几个山头，约莫走了两三里路时，已经脚酸腿软，正要休息，只见山坳里刮起一阵风。风刮过后，一棵松树背后打雷似的大吼一声，跳出一只威猛的老虎来。洪太尉吃了一惊，“扑”地一声，向后就倒了。老虎望着洪太尉，左右盘旋，咆哮了一声，往后山坡跳了下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吓得牙齿发紧，心里慌乱，浑身像中风一样麻木，两腿像斗败的公鸡，口里连声叫苦。

老虎去了一盏茶的工夫，洪太尉才爬起来。又走了三五十步，只觉得又一阵风吹过，吹得毒气直冲过来。太尉定睛一看，山边竹藤响的地方，窜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似的蛇来。太尉又吃了一惊，撇了手炉，叫一声：“我这回死了！”往后就倒在了大石头边。那条大蛇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只眼睛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将毒气喷到洪太尉脸上。吓得太尉失魂落魄，那条蛇看了洪太尉一会儿，往山下一溜，不见了踪影。半晌，太尉才爬起来，一看身上，鸡皮疙瘩犹如核桃一样大小。嘴里骂那个道士：“竟然这样无礼，戏弄本官，叫我受这样的惊恐！如果山上找不到天师，下去和他理论。”整顿了身上的诏书、衣服，依旧要上山去。

正要上路，只听松树背后隐隐地有笛声传来，越来越近。太尉定睛一看，是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转出山坳来。洪太尉见了，就问道童：

“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理他，只顾吹笛。太尉连问了几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你在这里，是要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你是牧童，怎么知道？”道童笑着说：“我早晨在草庵中服侍天师，听天师说：‘今天皇





帝派洪太尉来山中，宣我去东京做法事消灾，我现在乘鹤驾云去了。’这时候应该走了，不在庵中。你不要上去，山中毒虫猛兽极多，会伤害了你的性命。”太尉又问：

“你不是说谎吧？”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这小的怎么全都知道？想来一定是天师告诉他的。如果再上山去，只怕又像刚才一样惊吓得厉害，险些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

太尉找到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迎接，真人便问太尉：“见过天师么？”太尉诉说了上山的经过，真人说：“可惜太尉错过了，这个牧童正是天师！虽然年幼，道行却非比寻常，世人都称他道通祖师。”洪太尉懊悔说：“我这样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说：“太尉请放心，既然祖师说是去了，等太尉回到京城的时候，祖师的消灾法事已经做完了。”太尉听他这样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叫人安排筵席款待太尉，一面请出天子的诏书，收藏在御书匣内，留在上清宫。

第二天吃完早饭，真人及众道人请太尉游山。前面有两个道童引路，宫前宫后，观赏了许多景致。走到右廊后的一个地方，看到另外有一所殿宇：全都是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门，门上用胳膊粗的大锁锁着，上面交叉贴着十几道封条，封条上重重叠叠地盖着朱红印章；朱红漆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四个金字：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门问：“这是什么地方？”真人回答：“这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的大殿。”太尉又问：“为什么上面重重叠叠地贴着许多封条？”真人回答说：“这是因为自从老祖大唐洞玄国师把魔王封锁在这里之后，每一代天师都亲手添一道封条，用以告诫后人不要打开殿门。到现在经历了八九代祖师，都绝对不敢打开。锁已经用铜汁灌铸，谁也不知道里面的事，我来了三十多年，也只是听说。”

洪太尉听了，心中好奇，便对真人说：“你打开门，我看看魔王什么模样。”真人说：“太尉，这殿门绝对不敢打开！先祖天师叮咛告诫，不许擅自打开。”太尉笑道：“胡说！你们捏造这样的怪事，欺骗百姓良民，故意安排这么个地方，假装锁住了魔王，来显耀你们的道术。我不信有魔王在里面，快快给我打开，让我看看魔王是什么样子。”真人三番五次地说：“这殿开不得，恐怕有大麻烦，会伤害人。”太尉大怒，指着众道士说：“你们不打开让我看，回到朝廷，我先向天子禀奏你们阻挡宣诏‘违抗圣旨’不让我见天师的罪责；然后禀奏你们私设这样的宫殿，假称锁镇魔王，欺骗军民百姓。把你们都判罪，刺配到荒凉的地方受苦。”真人等人都惧怕太尉的权势，只得叫来几个道士，先把封条揭了，用铁锤打开了大锁。

众人一齐都来到殿内，里面黑漆漆地看不见东西。太尉叫人取一些火把点着。大家这才发现，四周没有别的东西，只在中央有一个石碑，大约五六尺高，下面是石龟底座，大半陷在泥里。碑的前面都是文字图章，人们却不认识；碑的后面有四个大字：“遇洪而开”。一来天罡星应当出世，二来宋朝必然有忠良出现，三来凑巧遇着洪信，也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你们阻挡我，却怎么几百年前已经把我的姓写在这里？‘遇洪而开’，分明是叫我打开看，看来也没什么！你们多叫些人来，用锄头、铁锹挖开。”真人慌忙劝阻：“太尉，不能挖！恐怕会有麻烦，伤害到人，就不好了。”太尉不听劝阻，真人只好聚集众人，先把石碑放倒，一起合力挖那个石龟，半天才挖起来。又挖下去，大约有三四尺深，看见一片大青石板。洪太尉叫人接着挖，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的地穴。突然间听见穴内轰地一声巨响，那响声非同小可，犹如天崩地塌一样。响声过后，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出来，掀塌了半个殿角，直冲上半空里，在空中散作上百道金光，往四面八方去了。

众人吃惊，大叫了一声，撇下锄头、铁锹，都从殿里奔跑出来。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面色如土地跑到廊下，真人也叫苦不迭。太尉问：“走了的是什么妖魔？”真人对洪太尉说：“当初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说：‘这殿里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零八魔君。上面立的石碑，刻着天符，把他们镇在这里。如果放他们出世，必然危害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们走了，怎么办才好！一定后患无穷。”洪太尉听了，浑身冒冷汗，颤抖不止。急忙地收拾行李，带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率领众道人送走了洪太尉，回到宫里修整殿宇，竖立石碑。

洪太尉担心天子知道了会责怪，在路上吩咐手下说：“放走妖魔的事情，不要说给外人知道。”他们一行回到了汴梁城，听说张天师做了七昼夜的法事，瘟疫已经全消了，军民安好，天师已经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第二天早朝拜见了天子，受到了仁宗的赏赐。

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驾崩后，传位英宗。英宗传位给太子神宗，神宗又传位给哲宗。这段时期天下太平无事。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哲宗在位时，东京有个最擅长踢气球的高俅：吹弹、歌舞、枪棒、相扑，样样在行，也学了些诗书词赋；如果说仁义礼智，忠义诚信，全都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他几经辗转，到哲宗皇帝的妹夫——小王都太尉府上做了个随从。

一天，小王都太尉命高俅去端王府送两样玉器。高俅拿着两样玉器，揣着书信，来到端王府中。把门官吏转报给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说道：“殿下在庭院里和小宦官踢气球，你自己过去。”高俅来到庭院门口，见端王正和三五个小宦官在踢气球。高俅不敢过去打扰，站在众人背后等着。这端王是哲宗皇帝的御弟，聪明俊俏，琴棋书画，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都很精通。

也是该高俅发达，时运到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没接着，一直滚到了高俅身边。高俅一时来了胆量，使了个鸳鸯拐，将毬踢给了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你会踢气球？”高俅叉手跪着回答：“能胡乱踢几脚。”端王说：“好，你就下场来踢一回。”高俅三番五次地推辞，端王一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来到场中，把平生的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果然踢得好！端王大喜，不肯放高俅回府，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第二天，请王都尉来宫中赴宴。筵席上，端王说：“这高俅气球踢得好，我想要这人做个随从，可以吗？”王都尉回答说：“既然殿下想用这个人，就留在宫中服侍殿下。”端王十分欢喜。

从此高俅每天跟随端王，寸步不离。不到两个月，哲宗皇帝驾崩，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为徽宗。

徽宗登基后，有心提拔高俅，没半年时间，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高俅挑选吉日良辰到殿帅府上任。所有相关的人都来参拜，只差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重病在身，没来参拜。高殿帅大怒，命人到王进家里捉拿王进。





牌头告诉王进：“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认为教头是装病，一定要抓你，教头只能去走一趟了。”王进听了，只得忍着病痛来参拜高太尉。高俅说：“你就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回禀：“小人就是。”高俅喝道：“这小子，你爹是街上使花棒卖药的！你懂什么武艺？前任官员没有眼力，让你做个教头，你怎么敢小瞧我！你仰仗谁的势力，要假装有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禀告：“小人不敢，确实有病没好。”高太尉大骂：“你既然病了，怎么又来了？”王进又禀告：“太尉叫来，不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拿下！给我使劲打这小子！”众多人和王进关系要好，都禀告说：“今天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免他这一次吧。”高太尉喝道：“你这个贼配军！看在众将的面子上，今天饶恕你！明天再和你算账！”

王进谢罪，起来抬头一看，认得是高俅。出了衙门，叹口气说：“这下我的性命难保了！我以为是什么高殿帅，原来是高二！他早年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卧床不起。有这样的冤仇，他现在发达了，正要报仇。我偏偏正归他管！古语说：‘不怕官，只怕管。’这可怎么办好？”回到家中，烦闷不已，对老娘说了这事。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娘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怕没地方去！”王进说：“儿子也这样想。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的军官有很多到过京城，喜欢儿子使枪棒，为什么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的地方，可以安身立命。”当夜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锁上前后门。王进扶娘上了马，自己挑了担儿，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还早，出了西华门，直奔延安府走去。高太尉听说后，大怒说：“贼配军逃跑了，看他能逃到哪里去！”随即发下文书，捉拿王进。

王教头母子二人自从离了东京，在路上转眼走了一个多月。这一天，天色将晚，在路上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正没办法，只见远远的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转进林子里一看，竟然是一所大庄院，四周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过了半天，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儿，施礼说：“小人母子二人错过了客店，来到这里，想在贵庄借宿一夜。明天早上就走，会给你交房钱。万望行个方便！”庄客回答说：“等我去问了庄主太公再说。”过了一会儿庄客出来说：“庄主太公叫你们进来。”母子二人来到草堂上见了太公，那个太公年纪在六十以上，胡须头发都白了。太公问明情况后，安排了酒饭，领着王进母子到客房里安歇。

第二天，天已经大亮了，不见客人起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听到王进老母亲在房里呻吟。太公一问，得知她旅途劳累，心痛病发作。便留他们母子在庄上，让王进的母亲安心养病。王进万分感谢。母子二人在太公庄上住了几天，王进觉得母亲的病痊愈了，就收拾东西要走。

当天王进来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似的一张脸，拿一条棒在那里舞。王进看了半天，不觉失口说：“这棒使得好，只是有破绽，赢不了真好汉。”那个年轻人听了，怒喝：“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你敢和我比一比么？”话还没说完，太公走过来呵斥那个年轻人：“不得无礼！”年轻人说：“他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问：“客人莫非会使枪棒？”王进说：“略微懂一些。请问这年轻人是宅上的什么人？”太公回答：“是老汉的儿子。”王进说：“既然是小官人，如果爱学，小人教他怎么样？”太公就叫那个年轻人：“来拜师父。”他哪里肯拜，心中恼怒，说：“阿爹，不要听他胡说！如果他赢了我，我就拜他为师！”那个年轻人就把一条棒使得像风车儿一样转，对王进说：“你来，你来！怕你不算好汉！”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说：“客官，既然是肯教小儿，



就使一趟棒，有什么妨碍的？”王进笑道：“恐怕冲撞了令郎。”太公说：“这个不要紧，如果打断了他的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说：“恕我无礼。”到枪架上拿了一条棒，来到空地上摆了个架势。那个年轻人看了看，拿棒直奔王进打来。王进拖了棒就走，那个年轻人轮着棒又赶过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下来。年轻人见棒劈下来，用棒来隔挡。王进却不打下来，把棒子一掣，却往年轻人的怀里直戳过来。那个年轻人的棒丢在一边，向后摔倒了。王进连忙撇了棒，上前扶住，说：“不要怪罪。”年轻人爬起来，拿了条凳子请王进坐下，拜道：“我白白拜了许多师父，原来不值半分钱。没说的，我向您请教！”王进说：“我们母子二人连日在庄上搅扰，没什么可以报答的，正当效力。”

太公大喜，叫年轻人穿了衣裳，一同来后堂坐下，安排了酒菜果品，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说：“师父想必是个教头吧，小儿有眼不识泰山。”王进笑道：“我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为新任高太尉记恨旧仇，要整治我，我们母子二人只得逃往延安府，去投奔老种经略相公。既然令郎肯学，小人全力教他。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没用。小人重新教他。”太公叫年轻人又拜了王进。太公说：“老汉祖居在这史家村。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只爱使枪弄棒；母亲说他不听，一气之下死了。老汉只得随他的性子，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请师父教他；又请匠人给他刺了这身花绣，总共有九条龙。满县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教头今天既然到了这里，成全了他也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

从此王教头母子二人留在庄上。史进每天求王教头教他十八般武艺。不觉半年过去了，史进十八般武艺都已经学得精熟了。一天，王进要告辞赶奔延安府。史进不愿意他走，王进说：“贤弟，谢谢你的好心，只怕高太尉追捕来，连累了你。我一心要去延安府，那里是边庭，正需要用人，可以安身立命。”史进与太公苦留不住，只得相送。王进母子二人往关西路上去了。

王进走后，史进在庄上白天、夜里演习武艺。不到半年的时间，太公患病去世。又过了三四个月，正当六月中旬，天气酷热。那一天，史进坐在打麦场柳阴树下乘凉，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地在那里张望。史进跳起身来，转过树背后一看，认得是猎户李吉。史进说：“以前你挑些野味到我庄上来卖，我又没有亏待你，怎么好久都不来了？是欺负我没钱么？”李吉说：“大郎原来不知道，如今山上来了一伙强盗，扎下一个山寨，聚集着几百个小喽罗，打家劫舍，华阴县官府也奈何不了他们，小人们不敢上山打野味，哪会来卖！”史进听了，寻思了一阵子，就叫庄客去请村里的三四百家村户，聚集到草堂上坐下，史进对众人说：“我听说少华山上三个强盗，聚集着几百个小喽罗打家劫舍。他们迟早必然要来我们村中打劫，因此我请众人来商议。如果他们来，各家准备好。我打起梆子，你们就都拿着枪棒来救应；你们各家有事，也是如此。彼此救护，共同抵抗。”众人说：“我们只靠大郎做主，梆子响时，谁敢不来！”当晚众人回家，准备器械。

少华山寨中有三个头领：第一位是神机军师朱武，精通阵法，很有谋略；第二个好汉姓陈名达，使一条点钢枪；第三个好汉姓杨名春，使一口大杆刀。朱武对陈达、杨春说：“我听说华阴县里出三千赏钱，召人捉拿我们，恐怕将来要和他们厮杀。现在山寨缺少钱粮，应该去劫一些来。”跳涧虎陈达说：“说得对。现在就去华阴县借粮，看他怎么样。”白花蛇杨春说：“哥哥不知道。如果打华阴县，要从史家村经过。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老虎，不能去招惹他。只去蒲城县，万无一失。”陈达



说：“蒲城县人户稀少，钱粮不多，不如只打华阴县。一个村子都过不去，还怎么能抵挡官军？”朱武说：“我也听说他十分英雄。兄弟，别去了。”陈达叫起来：“你两个闭了鸟嘴！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只是一个人，难道他有三头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喽罗：“快给我备马！现在就先去打史家庄，后取华阴县！”朱武、杨春再三劝阻。陈达不听，随即披挂上马，点了一百四五十个小喽罗，鸣锣擂鼓，下山往史家村去了。

史进听到消息后，就敲起梆子来。那三四百家庄户，听到梆子响，都拖枪拽棒，一齐来到史家庄上。史进上了那匹火炭般的红马，绰起一把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前面排着三四十个壮健的庄客，后头跟着各家庄户，一齐呐喊，来到村北路口。陈达领了人马飞奔到山坡下，将小喽罗摆开。史进一看，见陈达骑着一匹高头白马，手中横着丈八点钢矛。小喽罗趁势呐喊，二人就在马上相见。陈达在马上看着史进，欠身施礼。史进喝道：“你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弥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你好大胆，到太岁头上动土！”陈达在马上说：“我山寨里缺少些粮，想往华阴县借粮，经过贵庄，‘四海之内，皆兄弟’，麻烦借一条路。”史进说：“这是什么话！手里这口刀答应，就放你过去！”陈达大怒，拍马挺枪来迎史进。两个人斗了多时，史进卖了个破绽，让陈达把枪往心窝里搠来，史进却把腰一闪，陈达和枪都冲进怀里来；史进舒臂扭腰，只一挟，把陈达轻轻摘离了马鞍，往地上一丢，那匹马风一般地跑了。史进叫庄客把陈达绑了，众人也把小喽罗赶跑了。

朱武、杨春两个人正在寨里猜疑，只见同去的人牵着空马，奔到山前，说了交锋的事。朱武说：“不听我的话，果然有祸！”杨春说：“我们全都去和他死拼，怎么样？”朱武说：“还是不行，怎么拼得过他？我有一条苦计，如果救不了陈达，我和你都完蛋。”杨春问：“什么样的苦计？”朱武小声告诉杨春，杨春说：“好计策！我和你这就去！”

史进正在庄上愤怒未消，只见庄客飞跑来报告：“山寨里朱武、杨春来了。”史进说：“他们找死！我把他们两个一起送给官府！快牵过马来！”一面打起梆子，众人都来到了。史进上了马，正要出庄门，只见朱武、杨春，步行已经来到庄前，两个人泪流满面，双双跪下。史进下马来喝道：“你们两个为什么跪下？”朱武哭着说：“小人兄弟三个屡次被官司逼迫，不得不上山落草。当初发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虽然不如关、张、刘备的义气，但我们的心意相同。今天小弟陈达不听劝阻，冒犯虎威，已经被英雄擒拿了，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就来送死。希望英雄将我们三人一起送给官府请赏，绝对不皱一下眉头。”史进听了寻思：“他们这样义气，我如果拿他们去送官请赏，倒叫天下好汉耻笑我不是英雄。”史进说：“你们既然这样义气深重，我如果把你们送到官府，不是好汉。我放了陈达，你们看怎么样？”朱武说：“不要连累了英雄，还是把我们送官请赏吧。”史进说：“那怎么行。你们愿意吃我的酒饭么？”朱武说：“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吃饭！”史进大喜，放了陈达，摆酒设宴款待三人。朱武、杨春、陈达，拜谢救命大恩。

朱武等三人回到寨中，朱武说：“不是这条苦计，我们就没命了，更难得史大郎因为义气放了我们。过几天准备些礼物送去，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过了十几天，朱武等三人准备了三十两黄金，命两个小喽罗送到史家庄。史进开始不收，然后一想：“既然好意送来，应该收下。”又过了半个多月，朱武等三人得到一颗很大的珠宝，又命小喽罗连夜送到庄上。史进也收了。又过了半个月，史进寻思：“难得他们三个



人敬重我，我也准备些礼物回赠他们。”第二天，叫庄客找了个裁缝，买了三匹红绵，裁成三件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用大盒子盛了，派为首的庄客“赛伯当”王四送去。从此史进常常与朱武等三人往来。

转眼八月中秋快到了。史进想和三人相聚，先派庄客王四带信到少华山上请朱武、陈达、杨春中秋时来庄上喝酒赏月。三个人答应了，写了回信，赏了王四五两银子，喝了十来碗酒。王四下山时，正撞上经常送东西来的小喽罗，又被拖去喝了十几碗酒。回庄时，被山风一吹，酒涌上来，一步一颠地走了不到十里路，看见一片林子，就奔到里面，躺到草地上睡着了。

碰巧被在山坡下捕兔儿的猎户李吉撞见了，他认得王四，想扶起他，没有扶动，却看见了银子和那封回信。李吉想：“我做猎户，什么时候能够发达？算命的说我今年要发大财，原来大财就在这里！”于是把银子和信都拿着，直接到华阴县里告发去了。

王四一觉醒来，发现回信和银两都不见了，大吃一惊，心想：“银子不要紧，回信怎么办？不知道被什么人拿去了？”转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果回去说丢了回信，大郎必然生气，一定赶我走，不如说没有回信。”打定了主意，飞跑着回到庄上，刚好五更。史进看见王四回来，问他：“你怎么才回来？”王四说：“寨中三个头领留住喝了半夜酒。”史进又问：“有回信么？”王四说：“三个头领要写回信，是小人说：‘三位头领既然准时赴约，何必回信？’小人又喝了酒，路上回信如果有了闪失，不是小事情。”史进听了大喜，说：“不愧大家叫你‘赛伯当’，果然了不起！”

中秋节这天，史进吩咐庄客宰羊杀鸡，准备酒宴。天色稍晚，少华山上朱武、陈达、杨春只带了三五个喽罗做伴，步行下山，来到史家庄。史进与三位头领饮酒赏月，十分欢喜。突然间听到墙外一片喊声，火把乱照。史进大惊，跳起来说：“三位好友坐着，我去看看！”拿了条梯子上墙一看，只见华阴县尉骑在马上，还领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名士兵，围住了庄院。两个都头嘴里叫着：“不要放走了强盗！”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史进问：“你们为什么来到我的庄上？”两个都头说：“李吉在这里，他已经将你告了。”李吉走上前，说了在林子里头，从王四的身上捡到回信的事。朱武等人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就跪下请求史进将自己绑了交给官府，免得受连累。史进自然不肯答应。于是，先杀了惹祸的王四，又吩咐庄客收拾金银细软等物，在中堂放起火来；接着就大开庄门，一起杀出庄来。史进把李吉砍成了两段。陈达、杨春杀了两个都头，士兵们不敢向前，纷纷向四处逃命。史进等人来到了少华山寨子里。一连住了几天，史进不愿意在山上落草，便告辞几位头领，要去寻找师父王进。朱武等人苦苦挽留，也留不住他，大家只好流着眼泪分别了。

史进走了半个多月，来到渭州。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史进进了城，来到一个茶



坊，向茶博士打听：“请问经略府中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一句话还没说完，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走了进来。史进一看，只见那个人军官模样，长得圆脸大耳，鼻直口方，腮边长满络腮胡须，身高有八尺，膀阔腰圆。茶博士说：“客官，你要找王教头，就问这位提辖，他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那人见史进身材魁伟，像一条好汉，也过来施礼。史进说：“小人大胆，请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说：“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名达。请问阿哥，你姓什么？”史进回答说：“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不知道在不在这个经略府中？”鲁提辖说：“阿哥，你难道是史家村的什么九纹龙史大郎？”史进行礼说：“小人正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听说不如见面，见面胜过听说！洒家听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那里。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在镇守。你既然是史大郎，久仰大名，我们上街去喝杯酒。”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走出茶坊。碰巧在街上看见了一个人在卖艺，正是史进的一个师父，叫打虎将李忠。

三人一起来到潘家酒楼上，边吃边谈。喝过几杯酒，正在谈论枪法，说得高兴，只听见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急躁起来，把碟、碗等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听见了，慌忙上来看。鲁达说：“你也应该认得我！却怎么敢叫人在隔壁哭，搅俺们弟兄喝酒？莫非我少了你的酒钱！”酒保说：“官人不要发怒。小人怎么敢叫人啼哭打搅官人喝酒？是卖唱的父女两人在哭，不知道官人们在这里喝酒。”鲁提辖说：“你去给我把他们叫来。”酒保去了没多久，领来了两个人：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那个妇人长得有几分动人的颜色，擦着眼泪，深深地施了三个礼。那个老头也和大家相见了。鲁达问：“你们两个是哪里人？为什么啼哭？”那个妇人说：“我是东京人，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属，没想到亲戚搬走了，没找到。母亲生病去世了。我们父女两个人流落在这里受苦。这里有个财主叫‘镇关西’，硬要我给他做妾。谁想到他写了个假文书，说花了三千贯钱买了我，把我带到他家里。还没到三个月，他家的大娘子将我赶了出来，反而向我们要原来的卖身钱。当初没有得到他的一文钱，现在到哪里弄钱来还他？没有办法，父亲从小教过我一些小曲儿，于是到这里的酒楼上卖唱，每天得到一些钱，大半都还了他，剩下的我们花销。这两天，喝酒的客人少，违背了他的期限，怕他来讨要时受他侮辱，就忍不住啼哭起来。没想到冒犯了您，请您原谅！”

鲁提辖又问：“你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住？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老汉回答说：“老汉姓金，我女儿叫翠莲。郑大官人就是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叫镇关西。我们两个人在前面东门的鲁家客店住。”鲁达听了说：“呸！俺还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混蛋，靠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开个肉铺，竟敢这么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说：“你们两个人就在这里等着我，看我去打死那家伙就回来！”二人三番五次地劝说，才劝住了鲁达。鲁达又说：“老头儿，你过来。我给你一些路费，明天就回东京。”父女俩说：“如果是能回到家乡，您就是我们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只是店主人怎么肯放我们走呢？郑大官人肯定会向他要钱。”鲁达说：“这个没什么问题，俺自有道理。”伸手从身上摸出了五两银子，放在桌子上，看着史进说：“我今天身上带的钱不多，你有银子，借给俺一些，洒家明天就还给你。”史进说：“这有什么，怎么能用哥哥还？”于是，从包裹里取出十两银子放在桌子上。鲁达看着李忠说：“你也借给我一些。”李忠从身上摸出二两银子。鲁提辖见这么少，说：“也是个不爽快的人！”鲁达就把这十五两